

在大西南的山川之间,红军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、由被动变主动的经典战例——

四渡赤水:长征最光彩神奇的篇章

果断转移,寻找战机

1935年1月7日,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,党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,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。与此同时,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四省地方部队,从各个方向朝遵义扑来。为摆脱不利局面,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,挥师渡过赤水河,北上四川,与活跃于川陕交界处的红四方面军会师,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。为此,中央红军分成三个纵队,红一军团为右纵队,红三军团为左纵队,红五、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。

1月19日,红军三路纵队相继从遵义、桐梓、松坎出发,向土城、赤水方向进发。当时,把守土城的是之前在乌江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的黔军侯之担部,他们早已是惊弓之鸟,红一军团一到,他们就作鸟兽散,红军轻取土城,随后兵锋直指赤水县城。

赤水县城是贵州境内的大渡口,离川南的长江渡口泸州很近,红军若拿下这里,就等于打开北进长江的大门。四川军阀刘湘对赤水县城极为看重,他既担心红军入川,又怕中央军跟着红军入川,抢了地盘,于是他决心把红军挡在省外,责令川军悍将潘文华率几个王牌旅南下抢占赤水、土城等要点,阻止红军前进。1月26日,红一军团与川军两个旅在赤水城外的黄陂洞、复兴场遭遇,这些川军是刘湘着力打造的“近卫部队”,战斗力远超普通川军,加上他们占据制高点,红一军团多次进攻,无法得手。27日,由郭勋祺指挥的另一个川军机动旅前出至土城,企图占领渡口,封死红军渡江通道。红军判断郭勋祺旅过于突出,成为一支孤军,决心集中红三、五军团将其歼灭,粉碎川军围堵阴谋。

27日中午,郭勋祺旅进至土城附近的青杠坡,埋伏在四周的红军一跃而起,双方发生短兵相接的肉搏战。但郭勋祺旅战斗力之强出乎红军的意料,激战三小时,川军毫无退意,不仅如此,紧跟在郭勋祺旅后面的川军潘佐旅也赶上来参战,川军兵力一下子增至万余人,与红军相当,伏击战打成消耗战。为尽快解决战斗,红军投入最精锐的军委干部团,希望在28日上午消灭敌人,干部团参战后,一度将川军压到角落里,但出人意料的是,川军廖泽旅也赶过来了,这意味着速歼川军的意图不可能实现。

28日晚,政治局和军委召开会议,决定撤出青杠坡,改变北上路线,改由土城西渡赤水,避开强敌,伺机夺取叙永、古蔺等县城,到赤水以西寻找机会渡过长江。29日凌晨,红军从元厚镇、土城镇向西渡过赤水河,这就是四渡赤水的“第一渡”。

出敌不意,再取遵义

渡过赤水后,中央红军略作休整,便再次寻机向长江渡口挺进。遗憾的是,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以嘉陵江“江阔水深,有重兵防守”为由,没有南下吸引川军,反而北攻陕南,川军得以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进。在中央红军的南面,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一步步逼近,滇军四个旅也向贵州毕节疾进。面对骤变的敌情,毛泽东决定暂缓北渡长江,改向敌军防御空虚的云南扎西进军。2月9日,红军进至扎西,迅速完成部队整编,全军除军委干部团外,共编为16个团,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,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,红五、九军团各编3个团,指挥关系更加顺畅。

中央红军到达扎西后,国民党仍判断他们要北渡长江,因此除继续向长江各渡口增兵外,又调滇军、川军进攻扎西,逼红军决战。1935年2月,滇军首领龙云出任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”,向各部发出密电,要把红军“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以西,横江以东地区内”,这一密电被红军破译,毛泽东等人发现敌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西线,倒是东线只留有赢

1935年初,继遵义会议之后,中央红军为了争取战略主动,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成功实施四渡赤水战役,摆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围堵,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道路。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提到:长征是无与伦比的,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中“最光彩神奇的篇章”。



■ 红军四渡赤水成功,直趋金沙江畔(绘画)



■ 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(绘画)



■ 云南扎西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旧址

弱的黔军防守,于是决定回师贵州,二渡赤水河。2月18日至21日,红军渡河完毕,26日至28日,红军在娄山关一带粉碎贵州军阀王家烈主力,王带领残部狼狈逃出遵义,和刚渡过乌江的中央军吴奇伟部会合。骄横的吴奇伟想趁红军刚占遵义、立足未稳,来个反突击,夺回城池,于是以所部第59师主攻,第93师为助攻,在黔军带领下攻击前进。

28日下午,吴奇伟部占领老鸦山,进逼遵义城,但红军巧妙地在水师坝穿插到他们的侧翼,将负责掩护的黔军彻底打垮,接着直取位于忠庄铺的中央军指挥部,吴奇伟自己都险些毙命,他仓促扔下部队逃跑,逃过乌江,留下的人马非死即俘。

此战是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取得的首场大捷,毙伤敌军2400余人,俘敌3000余人,缴获大批军需物资,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,蒋介石哀叹这是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

主动调动敌人

大败于遵义城下后,蒋介石于3月2日飞抵重庆,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,企图以“堡垒封锁”结合“重点进攻”的老办法,围歼红军于遵义、鸭溪一带。蒋介石部署是: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,他们后面还有新来的中央军上官云相部2个师;中央军周浑元部2个师进至仁怀、鲁班场,防止红军向黔西转移;中央军薛岳部和吴奇伟部共4个师在乌江南岸一带布防,防止红军南下。

红军决定以遵义为中心,诱敌来攻,逐个击破。3月4日和6日,红军两次佯攻防守赤水河鲁班场渡口的周浑元部,试图将其引出工事后消灭,但周浑元按兵不动。鉴于周浑元

部不肯出击,3月10日,红一军团建议转兵攻打鲁班场南面的打鼓新场渡口,毛泽东则认为那里的敌军虽然不强,但位置正好是各路敌军合围圈中央,红军一旦进入,就难有机动回旋空间,于是中革军委决定改以部分兵力在桐梓、娄山关、遵义一线布防,佯装抗击北面进攻之敌,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面的金沙江佯动,调动国民党军跟过来,尔后再转兵攻击敌人留下的空档。

这一措施果然调动了敌人,3月15日,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、滇军孙渡部和川军向鲁班场靠拢,试图在那里合围红军,没想到红军突然撤出战斗,闪电般进占仁怀,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,再入川南。这时,蒋介石又误判红军要北渡长江,急忙调整部署,除北面川军加强江防,南面的部队兼程向红军进逼,企图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合围,聚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。

砸开锁链走蛟龙

三渡赤水后,中央红军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,继续向川南方向前进,牵着国民党军的鼻子走,而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到二郎滩等渡口,于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,再次折回贵州境内。国民党军发现后,纷纷调转方向追过来。为了进一步拉开空档,红军通过伪造蒋介石的密电,让中央军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改变行军路线,改向泮水、新场、三重堰方向迂回前进。国民党将领接到电报以后,根本没有怀疑,率部向错误的方向进军。红军成功争取到时间,长驱南下,至31日,除红九军团继续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外,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,跳出敌人的合围圈。



■ 红军四渡赤水时经过的二郎滩渡口



■ 红军四渡赤水时经过的茅台镇

红军南渡乌江后,开辟了进军云南、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,但问题是黔滇边境尚有滇军布防,毛泽东指出: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,就是胜利。”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,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,先以部分兵力向黔东佯动,摆出逼迫贵阳的架势,要知道蒋介石这时已经到达贵阳,可偏偏国民党军主力全在外线围堵红军,贵阳城内守军仅有4个团,情急之下,蒋介石急调滇军3个旅增援。4月4日,红军虚晃一枪,绕过贵阳南下,渡过北盘江,几天后进入云南境内。而红九军团也在4日击溃打鼓新场附近的黔军5个团,打破封锁以后火速西进,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。

见到红军进入云南,云南军阀龙云大惊失色,一面向蒋介石求救,一面将云南北部防守金沙江的部队调往昆明保驾。这样,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就空虚了,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时机终于到了!红军也就此摆脱了国民党大军布下的“天罗地网”,踏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凯旋大道。

胜利的钥匙

四渡赤水战役中,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,指挥红军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,机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充分迷惑和调动敌人,捕捉和创造战机,并在运动中连续打击敌人,成功组织部队实施战略转移。

四渡赤水期间,无线电台是红军最主要的指挥通信手段。据不完全统计,四渡赤水期间,红军统帅部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达300余份,有效保证中央军委决策的顺利贯彻执行。与此同时,红军还高度重视监听、截获和破译敌台。四渡赤水期间,军委二局的破译人员甚至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,假冒蒋介石密电,命两支敌军部队改变行进路线,为红军顺利渡过乌江争取时间。

纵观整个战役,中央红军是在云贵川边界地区行动,这里河流众多,水流湍急,山势陡峭,道路崎岖,且部署有川军、滇军、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等几十万敌人,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的“绝地”。然而在强敌面前,红军总体上是机动和避战,但当有利战机出现时,就迅速果断地集中兵力,打击敌人。1935年2月,红军破译龙云的密电后,发现东边敌军力量薄弱,毛泽东立即指挥部队回师东进,再渡赤水,奇袭娄山关,再占遵义城,对驰援遵义的敌军发起勇猛攻击,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,既鼓舞红军全体指战员的士气,又沉重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,为红军后续作战创造有利条件。

宋涛